



《放鹰台文学书系》

FANGYINGTAIWENXUESHUXI



东方之鼓

DONGFANGZHIGU

何炳阳 著

武汉出版社

DONGFANGZHIGU

东方之鼓

何炳阳 著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之鼓/何炳阳著.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4.3

(放鹰台文学书系)

ISBN 7-5430-3003-9

I.东… II.何… III.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9642号

书 名: 东方之鼓

著 者: 何炳阳

策 划: 胡 翔 正 明

主 编: 映 泉 鲍 风

责任编辑: 王业勤

排 版: 杜 娜

漫画插图: 王 皓

封面设计: 孔艺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中艺文化公司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· 85600625

印 刷: 武汉市桥口区长丰三旺彩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85 字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-3000册

ISBN 7-5430-3003-9/I · 422

本册定价: 28.00元 全套定价: 270.00元(共10种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序

□王新民

引 言

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中国诗坛，那种没有血性、没有激情、没有真爱、没有灵魂的分行文字似乎越来越多了，那种和心灵没有距离、和民众没有距离、和生活没有距离、和时代没有距离的分行文字似乎越来越少了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也许是因为某些价值观因素，也许是因为物质和精神对诗人和诗歌的异化，也许是因为诗人在哲学、美学等学科领域的巨大贫困，也许是因为诗人失去了本不应失去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，……也许……也许…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岁月冲刷的遗留物使我们看到了诗坛貌似繁荣中隐藏的硬伤。于是我蓦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：诗人们一代又一代的精神流浪究竟为了什么？

真没想到，在这个经济是衡量一切标准的时代，一位虔诚的缪斯之子，一位贫困潦倒，仅靠诗歌的营养而

生存在这个世界的诗人，却以一种殉道者的姿势，向我们隆隆地敲响了《东方之鼓》，开始了他具有永恒意义的、但永无彼岸的精神漂流。

序

忧患的鼓点

咚 咚 咚/鼓声 推倒一堵又一堵倾斜的城墙/
在我肩上一头撞断/那根让苍天心痛的柱子/鼓声 掉
进一条又一条护城的血河/在我的声带上仍然举着阵阵
求生的呐喊/隆 隆 隆/鼓声在头顶上一立/震断我
多少/远处齐天的铁骨/鼓声在脚尖上一闪/卷走我
多少/笑傲中高昂的头颅

鼓声在我眼中流出了咚咚的火/鼓声在我口中喷
出了隆隆的血/鼓声是我笑中问天的那只酒碗/鼓声是
我哭中抓土的那根枯肠/鼓声是我东方母亲/心头起起
伏伏的肉哨/鼓声是我妻妻子子的九州/掉下又拣起的
魂

咚咚的敲哨隆隆的响/在鼓起鼓落的鼓浪中/是我
敲击东方的双肩/在杠一管 喷薄欲出的长矛/咚咚的
追哨隆隆的赶/是我人间东方之敲/把壮士和壮士的肋
骨/拧成一根又一根 救世的火把/点燃肋骨的敲哨/
照着壮士的子孙/给我东方踩回一条/让心灵回到脚上
的康庄大道/背着一滴热血的响哨/让我九州跨出漠风
的驼队/用铃声 听出那些/怀抱尸骨的鼓丘鼓墩

(引自《东方之鼓》)

这是诗人何炳阳用滚滚奔涌的热血和熊熊燃烧的激情敲响的《东方之鼓》。这种鼓声的感召力、震撼力、爆炸力、穿透力，带着诗人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忧患”的“天

问”，在我们的心海中掀起了万丈波澜。

做一个真正的诗人，必须具备忧患意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诗人是因忧患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

“在我手上 是醒世的铁骨/在我心里 是忧患的
血浆”

（引自《东方之鼓》）

一个真正的诗人，感受忧患，应该比一般人来得更深、更猛、更激烈、更沉重、更有对人类更深刻的反省和忏悔。唯有具备忧患意识，才能浇铸诗人的正气、浩气、骨气和大家之气。

当今，重提忧患意识，似乎是一件老掉了牙的理论问题，也必然会遭到一些“新潮”理论家的热嘲冷讽。但在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，刚刚奠定复兴之基的今天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国民，特别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，不提行吗？一个奴才，一个犬孺，他能有穿透黑暗和罪恶本质的忧患之眼吗？

我要用含泪的灯盏/提升我 深处的飞翔/我的
飞翔来自人生/落地时划过夜空的那道寂静/还有我
临近暮日/摸别人间和苦难的两行忧伤

我的忧伤点点滴滴/我的寂静苍苍茫茫/苍苍茫茫
是我以坎途磨亮的岁月/点点滴滴是我用白发守耕的思
想

我的思想跟高雅和世俗嗑磕碰碰/我的岁月为了
苍生和敬畏而悠悠飞翔/悠飞在天怀 我给人间/悬出
一面梳洗炊烟的铜镜/磕碰在地胸 我给爱恨/供奉一
樽受伤而虔敬的柔肠/生我风兮 父亲用血汗/从我身
上搬走那些痂痕和痛楚/养我雨兮 母亲以慈爱/织下
彩虹让我的冷暖去呼吸晨光

(引自《深处的飞翔》)

4

序

这种沉缓的旋律，这荡气回肠、充满忧患的倾诉，真能使凡夫俗子也能成为思想境界上的达悟者。饥者歌其食，劳者各其事，诗歌绝不是肥肠满肚者的排泄物，更不是权力和物质供坛上的祭品。真正的诗歌，只能是“诗以载道”。道在那种大悲大爱的真诚把握，道在“大我”和“小我”的相互认可依存和支撑。它正视黑暗，咀嚼痛苦，承担忧患。它的怀疑和不满，它的叛逆性和颠覆性，正是人类血性的体现。具有忧患意识的诗人，总是“泪泉和墨写离骚”，“墨点不多泪点多”。顾准说：“要有笔杆子，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”。杰出的诗人，都是蘸着热血而写作的。一个诗人失去了忧患意识，也就切断了诗人进入人类灵魂的通道，也就无法拥有“惊天地泣鬼神”的诗情。那些丧失了忧患意识的诗人，其诗作只能是容量上空空泛泛，力度上孱孱弱弱，风骨上媚媚俗俗，情调上萎萎靡靡，最后，远离文化自我而又被阅读和历史废弃！

诗歌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：世界上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，往往不是靠他的才情成其伟大，而是靠他对人类具有一种永恒的忧患。是忧患的人格，忧患的灵魂铸就了他的伟大。这类具有忧患意识的诗人，总是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，并对人类进行最真诚的忏悔与抗争，使自己的艺术追求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彻底性，一种宁可丧失一切而决不放弃心灵与艺术自由的纯洁性，从而排除形形色色世俗功利的侵染，排除人格风骨上的卑态和奴气，排除一切虚伪的侵扰。这种忠于人类精神的彻底性和纯洁性，是那些渴望权力和金钱的人难以靠近的。因为这种彻底性和纯洁性，常常意味着不合适宜，意味

着对专制和伦理秩序的反叛，意味着不会得宠于朝、走红于市，意味着苦难和某种牺牲。何炳阳目前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，正好作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作品才会喷射出如此高尚的光芒。

孤独的鼓点

太阳高悬于天空，多么孤独。

月亮高悬于天空，多么孤独。

北斗星高悬于天空，多么孤独。

凡是能发出灿烂光芒的星体都是孤独的。

高山悬挂在地球，多么孤独。

大海悬挂在地球，多么孤独。

长城悬挂在地球，多么孤独。

凡是能展示顶天立地力量的物体都是孤独的。

何炳阳是孤独的。他不“媚俗”不“从众”，“身无分文，心忧天下”。在冷冷清清、寂寂寥寥的岁月里，他孤独地敲打着心中的鼓点：

寻找故乡 在体内 / 第一只飞动是我九曲回肠的
热血 / 第二只飞越是冰火之间我大气磅礴的气象 / 我的
气象已坐上了大鹏的血性 / 我的热血在驾御和穿越我的
光芒 / 我飞过上帝的穹顶 / 我越过佛家的天堂 / 我看见
比轻还轻的炊烟在对着五谷的精瘦失语 / 我听见比冷还
冷的雪霜在背着瓦檐的起伏苍凉 / 长空断了 我用飞
翔对准感情的枪口 / 大地墟时 我顶着飓风登上理性的
船舱 / 大河解冻哨我用热血撞响我的远景 / 云雾消散哨
我又催醒自己比静还静的飞翔 / 我纵跃一滴又一滴远古
的洞火 / 我飞渡一垮又垮未来的云岗 / 我有过温馨的阵

痛也有过幸福的苍茫/我活着的灵魂高举一盏不朽的花朵/我死去的凡胎卧成了一条破壁而自恋的豺狼/在自己飞扬的血河之上放舟/我听见人类的那锅绿洲在漠风之中/鼎煮一尾 生机勃勃的夕阳/我听见世纪的天空比空还空/我看见那枚血铸的落叶变成了时间的坟场/我的白云在打扫我长空的飞羽/我的地火在经历我背着的炎凉/我听见落日的婚姻把我踢出了爱恨交织的小巷/我看见儿女的泪花染红了北斗弓晒的那件霓裳

霓裳下的故乡是一座拒绝我归航的驿站/我驿站中求生的父母是儿女无法回到儿时的故乡/我飞过一代又一代父母用血肉构筑的手茧/我越过一代又一代文明以心智和苦难打磨的辉煌/大海呀 你是我寻找而又远离的终极/尘埃呀 你不是我流放而又宿归的天堂/我天堂的热血跪在砚台上只拜我梅骨撑亮的天窗/我天堂的饥骨勒响了我流于弦上的一丫丫指气/我笑过我的苍天睡在我的纸上沉睡不醒/我哭过我的大地墨在我的墨中煎熬夜的枯肠

我枯肠中的美酒醉过我身上的阡陌/我阡陌上的儿女向我的愚昧垦响了千年的古荒/我古荒中守护的驼峰耸起了古道的箫音/我箫音中生风的蹄印让裸裎虎卧龙藏/我虎卧龙藏的纤道 江河般弓起腰背/让我爬过手上的坡让我躺过肩上的河/我河边学着打砧的女儿花儿一样好使性子/笑弯过窗前的新月 羞红过枝上的骄阳/我骄阳般出山的三条小路在书本的飞翔中摸爬滚打/我摸爬滚打的泥浆哨/在我手上搓出人类的书声远航/航入人山人海哨 我是一只着陆体内的孤雁/我孤雁般惊起的忧伤正在回望那些追我追得掉队的磷光

我要用含泪的灯盏/提升我 深处的飞翔/我的

飞翔来自人生采集光明的坎坷和岁月/我的岁月在向坎坷
途拍醒一句飞滴的血浆/在前人和后人的飞动之间/面
对那些没有头颅的行走/我只能守护好内心的两行翱翔
翔/我要用含泪的灯盏/提升我深处的飞翔

(引自《深处的飞翔》)

这悲悲切切，忧忧怨怨，牵肠挂肚，震撼魂魄的鼓点，来自诗人的生命的光源，这光源，灿烂夺目，照亮了你，照亮了他，照亮了我，温暖着这个寒冷的星空。这光芒不是一支支被点燃的蜡烛，而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大自然的阳光，人类心灵的阳光。

何炳阳将挥洒的痛苦、燃烧的孤独与内心的烈火融注诗行，寂寞地、惆怅地追寻着人生的真谛，他用带血的火舌，痉挛的线条，猖狂粗野的笔触，蘸着生命的激情，孤独地燃烧——燃烧。将自己的思想燃烧成沸腾的熔岩，然后不顾一切地倾注诗行，庄严地实现着生命的蜕变和至死不悔的信念，以此完成博大诗格的定位！

自承重负，是上苍赋予人类的最为高贵的秉赋。何炳阳被挤迫在生活的边缘，且满怀忧患激情冲撞深陷痛苦，但却坚持不懈地在诗歌的王国里表达着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爱，在人类文明的苍穹里留下了一个孤独悠长而凄美动人的身影。

凡真实感悟人生的诗人，心灵上都将充满孤独，而正是这种崇高的孤独，引领着他走进人类的核心。

大风是天使的眼泪/吹走了 我的父亲/在故乡
和上帝的梦里/仁慈是一幅山水/父亲住在大山的根
部/母亲的泪水 从此/比村前的井水还深

大风是天使的眼泪/吹走了 我的童年/我的童年
在大风和花季的手上/天天给受难的母亲开花/年年在

父亲的坟上发芽

大风是天使的眼泪 / 吹回我 不惑的年轮 / 在天使
的光环中成长 / 儿女是我的童年 / 在上帝和天使的手
上 / 祝福是大风的眼神 / 大风是上帝的眼泪 / 故乡比天
使的泪水还高

(引自《天使的眼泪》)

这痛断肝肠，撕心裂肺的鼓点，敲得人悲泪纵横，思绪万千。这是孤独的灵魂所锻造的孤独的力量。

孤独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升华，它的核心是对光明的张扬和对黑暗的批判。

何炳阳孤独地站在高高的山岗，迎八面来风，用生命敲击着《东方之鼓》。其实，他并不孤独，因为山岗下还有不少知音正在倾听他敲打的鼓声，并在与他一起呐喊和哭泣。

鲜活的鼓点

诗歌语言是文学语言的宝塔上的尖端。一个民族语言的精萃，往往由诗歌体现出来。为了提升诗歌语言的敏锐性，使思维和表达充满弹性与活力，不少诗人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。

一个诗人如果在语言应用上，从来没有过苦闷，从来不曾对语言进行过斗争，那么，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。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曾感受过表达的难度，其难度并不是不能用语言表达，而是表达的语言太陈旧，太面熟，太苍白，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鲜活感和震撼力。

何炳阳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，是聪慧而又机智的。他懂得汉语多音多义，以字组词，充当词素的字在词中

可以灵活换用。请听听他鲜活的鼓点：

大地 在以大地的方式/让我走向回归的边缘/这
枚来自内心的叶片/分布着道道起伏的霞光/它用种子
支撑燃烧/又以雪花托起浩瀚

在我采集光明的体内/左脚 高举我失语的膝盖/
右脚踩响了命运的脊梁/我看见 胃中的酒神/在打磨
一场图腾的大火/我听到远方的寂静/在搬那句吐不出
口的歌谣

(引自《内心的光芒》)

敲从大雪泊近年关的腊香中/飘来 那些围着鼎
锅取暖的声息/正在抚摸 山河之间的一部经书/牛背
上浪迹无边的一千句话/梦境中人蝶共翼的飞和飞/还
有 一江浊泪/把我洗得只剩下一身空骨的骚辞

(引自《东方之鼓》)

语言的陌生跳脱，构成了这几行诗鲜活的特点。这种对词性的活用和对汉语使用习惯的改变，为泛黄的诗坛送来了一片新绿。

人的主观情感有时很难用语言细致入微地表达，所谓“常恨语言浅，不及人意深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于是，诗人就求助意象的帮助，以“不言出”来战胜“言不出”和“言不尽”。这也正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所说的：“山之精神写不出，以烟霞写之，春之精神写不出，以草木写之。”实际上，“烟霞”“草木”已意象化了。在运用意象方面，何炳阳也有传神之作：

我说过 从小我就没有外婆/但外婆的微笑比山
花好看/我总想把外婆的微笑从飞动的坟里/接回 安
在妻子的脸上/变成山花的妻子后来开到别人的山上去了
了/孩子们在家校这两滴痛感之间飞动/而我 是一只

走断长空的孤雁/在向感情的猎枪飞坠/悬在飞中 我
看见/大地上的寻找正在接近羽毛/这是一个让热血和
飞翔/被自己或别人关在体内的年代/是那种对敬畏或
飞翔的伤害/我才用听的方式回应/或感念那些有血有
肉的飞翔

(引自《往事，或飞翔》)

这样一种物我交融的写作手法，把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意象化了，又将这些东西情绪化，主观化、主体化，使意象的描述与主体抒情熔铸在一起，深沉凝重、悲凉而又刚毅。这样的诗歌语言，蕴含着想象和个性，所构成的意象，使读者在“象”中得“意”，在有限中找到无限，而意象之处又有看不见的精神在冉冉飞升。这样的诗歌语言是有翅膀的。

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推崇“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艺术境界。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意韵，诗人不仅自觉使语言含混，甚至有时还故意在语言上设置一些“谬误”和“悖理”，大学者钱钟书有“悖论可成好词”的论述。他特别对陶渊明《闲情赋》中的“愿悲问世”十“愿”成十“悲”的悖理妙境作了系统的研究，指出陶渊明是用悖理写透了人间愿悲相悖的意韵。何炳阳在这一方面也颇有成就，他在诗歌语言方面设置了一些“悖理”和“含混”，使诗歌语言存在一种不可离析的状况，从而使得诗意扑朔迷离，扩大了语言的组合方式，增强了诗歌表达的弹性和活力。

我相信空中的玫瑰/是我们 取暖的顶盖/我相
信地上的飘叶/是我们 相依的摇篮/我相信异乡的炊
烟/是我们 遥望的手杖/我相信凋谢的童颜/是我们
寻找的故乡

(引自《我相信》)

问这三月的幼苗/向谁 讨得一滴露水洗衣/问这
六月的花蕾/向谁 讨得一双眼睛喂奶/问这九月的生
果/向谁 讨得一角坎肩出嫁/生我之生呀死我之死/
你怎么默认一朵花的忘弃/又如何独对一棵大树的苦
刑/……何方的远天远地/何方的金银财宝/何方的母
子岁月嗒

(引自《生迷死惑》)

这几段诗，作者都设置了一些“悖论”和“含混”，在语言上也设置了一些“谬误”，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悬念，诱发读者去寻找答案。它是“说不清”的，这样“悖论”、“含混”、“谬误”的主动性，它的渲染效果以及无限扩张语言张力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，同时，也顾及了读者审美再创造的能力，这是别具一格的语言秩序。

显然，何炳阳所创造的“含混”的意韵，是对诗坛“大白话”式的语言的有力冲击与反驳。这种“含混”意韵正如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中所说的“如水中盐，蜜中花，体匿性存，无痕无味。”给人以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艺术美感。

在诗歌语言运用上，何炳阳最鲜明的特色是在诗句中运用象征。他以象征为艺术构思中心，然后辐射出去，形成一套独特的诗歌表现手法。具体表现为具有隐喻或暗示功能的语象。

灯笼是一首颂歌/眼睛是一首颂歌/我们在大地上
仰望天堂/为了天使 为了贫穷和善良/……我们在音
乐中到过我们的天堂/天堂是黑的/听众是黑的/天使
在我们的歌中降临/……天使用头上的光环/和我们一

起歌唱 /……天堂是黑的 /月亮在听众的耳朵里 /闪闪
发光的天使 /用爱在安抚世界

(引自《我们在大地上仰望天堂》)

类似这种象征性极强的诗句，人们可以多层次和多角度地去体验它，感知它，想象它，创造它。从而从简单的写实走向真正的写意，进而超越具象本体而达到艺术境界的升华。

一般来说，象征都是别有所指的。象征以它朦胧的谜语式的风格引人兴趣，象征走进诗歌，给诗坛那种单调和狭窄的语言模式注入了活力，营造出了磁石般的语言魅力。

诗歌本来就是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前沿。何炳阳在诗歌语言的创新上，虽然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，但它在诗歌语言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，是功不可磨的，其功绩足可走进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史。

尾 声

忧患的鼓点。

孤独的鼓点。

鲜活的鼓点。

忧患的何炳阳。

孤独的何炳阳。

鲜活的何炳阳。

当我情之所至写到这里，炳阳啊，此刻真想与你举杯论诗，谈一谈诗歌在德育、情育、美育，心育，智育，魂育等诸方面的话题；然而，在这个旧的价值标准已破，新的价值标准尚未构建起来的年代，我们的高谈阔论在

权贵者面前只能成为笑话，在商人面前将一文不值。

然而，当我凝视烟雨迷茫的天空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
烟雨将会散去，天空中一定会有一颗美丽的星座属于
你！

但是，你永远属于求索！求索永远属于我们！

2003年3月16日

急就于养心斋

注：

此序曾以《倾听<东方之鼓>》为题，先后在《芳草》
(2003年8月号)、《当代文字研究》(总13期)及文集
《泅渡》上刊发选用。

诗话：最初和最后的字词

自序

汉字自从在仓颉手中成型后，便赋予了它特有的表达指向；诗是情感之物，她需要书写者用理性的擦拭，来抹去汉字身上的纤尘；让智性更亮，让情感更纯，诗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，于诗前诗后，才算完成了最初的抵达。

汉字，象形，寓意，它是心象和意象的天然合一；从一产生，便注定了它的一种宿命。字成型了，手拿字词的人，必须从真诚和客观出发，一路之上，把书写者内在的气象，一一模拟出来，从而达到解下书者的心结，并让每一个字词回到它初创时的那种澄明、旷达的境况，以此完成一次理念标高的定位。

最初的字词从创字者的手上跳上桌台、书架，充当各自的行角色；它们总是在自由和束缚之间，去高扬什么，或为什么而去内敛，让每段之中的字词充盈出各自的神韵，以期达到让书写者的心情酣畅，让秩序中的意绪释然。

书写者选词造句的使命，是为了在纯净心性形成语格的同时，尽力做到让每一个字词承担起各自的义务和公责。因为，字和词打从成型那天，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走向，字的使命是为了完成对文句的价值给予得力的支撑，句的使命是为了对意值的一种情态坚守。书写者只有理解了字词的硬性，和段句的柔质，才能完成审美过程的性格独立。

一个高质量的书写者，在灵魂的游走后，他会做到；让名词透出律动的造型，让动词闪现名词的魄象，让形容词去接过名词和动词肩上过大的压力。在一首轻灵或厚重的诗中，介词和助词是一位蒙面的不速之客，它的过多出场，会对其它的字词营造中的诗意，造成额外的伤害。一行诗语中，“的”字的面目最好只能获得一次亮相的机遇，否则，书写者的表达行为会显得力不从心，从而远离了冲和口语中的那种不可或缺的爽感，也会犯下“挤”和“工”的批评之嫌。一个在诗利中争夺诗意和神性的书写者，修字如修身，炼意如道禅，如果连这一点公德都不修，何谈大化出景象中的诗格人格吗？

最初的字词，是在新生中去证实那些苍古的价值；最后的字词，是对沧桑的洞明或瞻顾；而书写者充其量是文字长河中的一个无人看守的渡口，它搬动着：灵动和孤寂。

2001年6月于江夏